

屬有有光而無象雖有光景出于虛無虛無者道之體也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又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是故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涑水司馬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頴濱蘇轍曰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知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以母制子而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臨川王安石曰言反不言靜言弱不言強言動則知反之為靜言弱則知用之為強葉夢得曰此猶以論夫一也自其多者數之則一者其反而萬物由之以運則道之動也自貴與高者觀之則一者其弱而萬物資之以立則道之用也夫如是知天下之物生於有則天地至于侯王者是已而

有生於無則一固存焉於其間也

清源子劉驥曰經云虛無恍惚道之根萬物共本道之元反於此者離道以善故為道之動體於此者至弱而強故為道之用黃茂材曰無生有有生生物凡物之生莫知其所以然人能求其所以生者還以自生豈不長生乎

林東曰道本靜矣反之得非動乎天下之物生於有蓋有天地以生之非生於有耶有生於無則無者道也此道之或反或弱而主於生物非有生於無可乎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

六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一

巳六

宋 鶴林 彭 和 纂 集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

御註曰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久至誠不息中士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其於道也一出入焉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與明也故笑夫道無形色聲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莊子曰大聲不入于俚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若虛子陳景元曰夫上士者受性清靜恬澹寂寞虛無無為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聞乎道也超然而入以至于大妙而人觀其迹真以為為勤行者也實無勤行也斯所謂天然懸解矣中士者受性中庸世之不用也則思欲就藪澤處閑曠吐故納新熊經鳳鶴導引養形壽考保神而已矣及乎世之用也則思欲語大功立大名禮君

臣正上下殺身為仁為治而已矣此之謂  
若存若亡也下士者受性濁辱目欲厭色  
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若不得者  
則大憂以懼聞其恬澹寂寞無為則大笑  
而非之若不為下士之所非笑則不足以  
為清真上道也

涑水司馬光曰非常之道固非常人所知  
顏瀆蘇轍曰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  
不先知萬物之妄靡然無蔽卓然有見未  
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為荒唐謬悠  
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  
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  
子曰語之而不信者其回也與斯可謂上  
士也哉

黃茂材曰上士聞道了然無疑故勤而行  
之中士聞道未能盡信故若存若亡下士  
普然無所知故大笑世之上士無幾中士  
不可多得所謂下士比比皆是此道所以  
難明也歟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  
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碧虛子陳景元曰夷平也類絲之不勻者  
夫絲之無類乃織者之所取有類則紡者  
之所棄也夫上士襟懷坦夷平一與物無  
際而能支離其德若絲之有類不為世用  
也河上公本作類言大道之人坦蕩平夷  
隨類參同不自分別也上德之人無為無  
事心同虛空高下莫測有若深谷無所不  
容大白者雪霜之謂也若雪霜之潔白而  
無所不到雖瓦甃汗潤之處施而無擇有  
道之士豈異于是故處於濁世純白獨全  
而不雜染也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疎見  
遠遺畧小節如智識不足故良賈深藏若  
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陸希聲曰衣被天  
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者也此言  
陰德密行也夫建立陰德之人不顯其功  
畏人之知故若偷竊耳吳筠元綱論曰功  
欲陰過欲陽功陰則能全過陽則易改此

之謂也渝變也色不明也質真者純素也  
夫純素之士動無文章如五色之渝淺光  
華不發也關元御註曰方正也隅角也夫  
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謂束教之人非曰  
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涅不淄大方也而  
能和光同塵行不崖異無隅也故曰大方  
無隅貸施與也夫歎羨獨有此妙道能神  
鬼神帝生天地善以沖和妙氣施與萬  
物且成實而復於自然也嚴君平曰道之  
為化也始於無有終於無終存於不存貸  
於不貸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也陸希  
聲曰夫唯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  
以萬物受其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  
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顏瀆蘇轍曰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  
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道之所遇  
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於事者  
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惟其所遇推  
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類為不平然而

道至平而趣高下不一至人與世浮沉曲全其道不特異其迹故若有瑕類也德之上者其虛若谷似不盈矣世俗為高潔之行以顯於名有道之者至潔白而混於汗辱之間至德不耀故若不足

葉夢得曰明而若昧夷而若類進而若退者中智之所疑也上德者若谷不自有其德也大白者若辱能納汙也廣德者若不足所以能有進也建德者若偷不見其用力則疑於惰也質真者若渝不知其有常則以為或變也大方者無隅不示人以形也大器者晚成不使見者速也大音者希聲不使得以聞也大象者無形不使得以見也道之隱於無名者每如此不可以一端求是以能推其餘以與人而萬物莫不資之以成也

黃茂材曰夫為道者用心於內不暇顧其外世人不足以知之故雖明道乃以為昧雖進道乃以為退雖夷道乃以為類上德乃以為谷谷不盈也大白乃以為辱廣德

乃以為不足建德乃以為偷質真乃以為渝求其方則無隅不知其為大方求其器則晚成不知其為大器求其音則希聲不知其為大聲求其像則無形不知其為大像下士所以每大笑之夫道隱無名知者固少然善貸萬物而不遺全生養命足以成功而有餘未有如道者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御註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天一而地二次之水生而火次之精具而神從之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於三三才具而萬像分矣號物之數謂之萬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碧虛子陳景元曰道者虛之虛者也無之無者也然之然者也混同太無冥寂淵通不可名言者也然而動出變化則謂之渾淪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相離散必有神明潛兆于中神明者二也有神有明則有分焉是故清濁和三氣噫然而出各有

所歸清濁和者三也是以清氣為天濁氣為地和氣為人三才既具萬物資生故曰三生萬物  
涑水司馬光曰道生一自無入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濟以中和

穎濱蘇轍曰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雖有萬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蓋物生於三而三生於一理之自然也

陸佃曰道生一者蓋太極也一生二二者陰陽也二生三三者沖氣也有陰有陽而陰陽之中又有沖氣則萬物於是乎生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此顯道之始其理至微其言至玄自悟始得不可以言傳而象比故曰太極生陰陽陰陽生萬物陳象古曰一謂樸之始也二天之體也三地之形也天地既判萬物遂生情欲之繁

不能守一矣

葉夢得曰此蓋明道分而為二雖裂而為陰陽而一陰一陽亦不離乎道之所一故道生一而陰陽各得其一惟一乃能為二故陰陽配而為二二具而一存乎其間

則為三三散而為和氣以生萬物則萬物亦得其三之一以抱負乎陰陽是終始未見一物之外乎一也

清源子劉驥曰道生一氣一氣運轉而生陰陽二氣二氣變化而生天地人三才三才既具萬物資生

晦菴朱熹曰道即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耦三乃奇耦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為三也若直以一為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與列子易變而為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耳不得為非數之一也  
黃茂材曰知其所以常存而不滅者然後可以語長生道生一矣一之中而道常存一生二矣二之中而一常存二生三矣三

之中而二常存三生萬物矣而萬之中三常存人與萬物同生者也誠能思之則其所以生我者非三乎所以生三者非二乎所以生二者非一乎所以生一者非道乎故知道者常存而不滅不知道者墮於數

數盡而止烏能以長生

林東曰道生一至於三而止即莊子所謂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是也物生於三三生於一理之自然者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御註曰陰止而靜萬物負焉君子所以日入而息陽融而亨萬物抱焉聖人所以鸞

明而治必有陰陽之中沖氣是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負背也抱向也夫動物則畏死而趨生植物則背寒而向暖物之

皮質周包于外皮質陰氣之所結也故曰負陰而骨髓充實于骨髓陽氣之所聚

也故曰抱陽沖和之氣運行于其間所以成乎形精也夫沖和之氣盛全則形精不虧而生理王也沖和之氣衰散則形精相

離而入于死地也

凍水司馬光曰萬物莫不以陰陽為體以沖氣為用

臨川王安石曰字說沖氣以天一為主故從水天地之中也故從中

陸佃曰道家謂之沖氣醫家謂之胃氣故五臟之脉無胃氣則死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形質者有而礙故曰陰神氣虛而靈故曰陽沖氣以為和形假神而動神耗形而用形與神非沖氣

則不能和於內外之用

陳象古曰陰陽道之妙用也負則在外抱則在內沖而用之不失其和也

清源子劉驥曰沖氣者自然中和之氣非陰非陽不離陰陽可以調和陰陽然天下

之至柔也是猶孤寡不穀名之至賤而王公自以為稱

黃茂材曰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此言天地之陰陽至於萬物之陰

陽亦然陽必負陰陰必抱陽陰陽合而沖和之氣生

程大昌曰列子曰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言能虛中以承清濁之會者是其和之得以成體者也張湛

釋之曰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和而人生也此其為說是二之交焉而三三之偏焉而萬者也說者并沖為和則失之矣

林東曰負陰之靜而屬於背故曰負陰耳目鼻口在前皆陽動者也故曰抱陽抱則在前也陰陽氣沖合而為和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御註曰物罔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消息盈虛與之偕行而不失其和者其惟聖人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乃所以有王公之貴耳顏瀆蘇轍曰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眾大然王公之尊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王公自以為稱

以至尊至高故取最下最薄而稱之也黃茂材曰水處人之所惡而幾於道孤寡

不穀亦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為稱道亦有可惡乎所謂在瓦甕而愈甚者也然亦何惡之有

林東曰人所嫌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且安得而有抗爭此氣之沖虛合而為和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御註曰木落則糞本損之而益故也月盈則必缺益之而損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物有能減損情欲而不自矜伐卑以自牧以謙受益如王公稱孤寡不穀之損故有尊貴之益也若俗物則不然唯好盈滿饕餮富貴而危敗及之

涑水司馬光曰滿招損謙受益皆所以去其泰就中和臨川王安石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唯其益謙故損者乃所以為益唯其虧盈故益者乃所以為損

人之所教亦我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御註曰以強勝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教則異乎此強梁者有我而好爭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為戒故將以為教父

碧虛子陳景元曰上之強梁者則失群下之心而覆亡無日矣下之強梁者則為眾所加而顛覆可待矣不得其死謂不得其壽終也老氏觀俗之失道將以為後世法

知謙損柔弱者必吉貪暴強梁者必凶書之垂誡以為教父父先也本也

涑水司馬光曰亦我教之為眾教之父顏瀆蘇轍曰世以柔弱為損強梁為益不知其非也故將使天下之教者皆以此教

之曰不見強梁者之不得其死乎強梁妄之極也人知強梁之不免於死則知妄之不可為知妄之不可為而後可與語道矣故曰吾將以為教父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人莫不謂自己

之所見為是而教人使從亦我須當教人而於義宜然而後教之

黃茂材曰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情物理古今皆然當是時儒墨各自名家其為道雖不同而其教人未嘗或異至於以強梁

為戒尤老氏所尚故曰吾將以為教父雖然其教人者止於是矣而其妙有不言之旨父不能傳於其子子不能受之於其父豈可得而教人哉

程大昌曰此謂強梁者不得其死古必嘗

有是語而時人已有所師之者矣故引人言以證已教而曰人之所教我亦義教之言不止我之立教獨出於此也既已表發其語而又尊之以為教父

林東曰人之所教者亦我以理義論而教之故強梁者去強梁而免死吾將以為教父我主其教得以制其子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御註曰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于此柔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茲所以為有益

碧虛子陳景元曰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天下者汎舉也馳騁猶奔競不息貌

王弼曰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道而有益於物也

涑水司馬光曰太山之溜穿石形之細者無若微塵然不能入無隙之物唯無有乃可以入於無間

顏瀆蘇轍曰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為故能使眾強出入眾有

清源子劉驥曰經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無為者寂然不動天下之至柔也無不為者感而遂通馳騁天下之至堅也以至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天下之至堅其孰能當之無有者道也無間者虛空無為也經所

謂人能虛空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故無有入於無間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廣乎其無不容淵乎其不可測故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黃茂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無有爭之為患也古之真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無有形之為累也人能用其至柔造於無有何堅之不攻何往之不入斯二者非夫無為之功不能至焉

程大昌曰謂柔能勝剛者非曰直致而可以必遂也彼以剛來此不與抗常自處於雌弱而待其有隙之可乘列子固嘗諭之以水矣莊子又嘗喻之以風矣此二物者非不能極其馳騁也然使水而礙山風而觸石其能入乎則馳騁者有時而不得常

逐也若夫起有而無也者生生化化而無所於待運道物物而莫之或攬則豈守柔待間者之所能及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御註曰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為之益不

虧其真聖人以此抱撲而天下賓無為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觀天道之自然而謹身節用飭容儀以悟物故不言而其教行若乃有為則滯迹損物既而無為則利益甚多故知清靜簡易之道城南面之至術則天下希及之也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黃茂材曰載藉以來立大功建大業其著見於有為之跡世有人焉至於不言之教無為之益至人君子修於方寸之間及其成也旁日月挾宇宙揮斤八極之表非夫有為之功所有豈其萬一故曰希及之矣

####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御註曰非所親也非所多也

穎濱蘇轍曰夫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於名與貨乎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身與名何者為

親而棄身成名可謂至愚者也身止有一而世間財貨至多物常多於身而一身與多物為敵身先盡而物與貨尚多

陳象古曰身者道之本

黃茂材曰天下之所謂名者皆其外物而乃欲亡吾身以爭之是亦不知親疎者乎天下之所謂貨者何可勝計而乃欲役吾身以求之是亦不知多寡者乎

#### 得與亡孰病

御註曰烈士徇名貪夫徇利其所得者名與貨而其亡也乃無名之樸不質之軀病孰甚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虛名浮利得之若輕羽而性命形神亡之若泰山達人校量誰者是病

涑水司馬光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忘名貨二者孰病

穎濱蘇轍曰不得者以亡為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又有甚於亡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得則憂失已失又何憂也

陳象古曰得不安於亡也

黃茂材曰使其得之不過名也貨也而其亡者身也

程大昌曰名之不親於身也貨之不重於身也人皆知之然徇物失我者常不暇恤是特不能權其輕重焉耳老子於此以名貨三者參觀而榮評之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人能用此語也對而思之則輕重之衷昭昭然曰黑分矣莊子用其說而伸之曰廢一手以得天下韓侯不為委隋珠以彈一雀世所共笑則輕重益明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黃茂材曰費非謂費其財也而費精神之為損大亡非謂亡其蓄積也而亡性命之為禍厚凡此數者利害得失灼然甚明而人不思

林東曰愛之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

至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眾能無

亡乎

知足不辱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辱莫大於貪

程大昌曰知足之富決不受辱

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陳象古曰雖不欲長久其可得乎

黃茂材曰古之人知止足之戒無如漢之

二疎辭榮還里保其天年而終可謂長久

矣乎曰二疎為免於殆辱則可以為長久

則未可

程大昌曰無辱無殆故可長久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二

宋鶴林彭祖纂集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

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御註曰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

故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

成故若缺故其用不敝此孔子所以集大

成而為聖之時

碧虛子陳景元曰大成謂全德之君子如

大壑酌之而不竭明鑑應之而不疲故曰

其用不敝盛德大業者謙冲而不驕富貴

滿堵者虛儉而不奢所用豈能窮匱大直

者謂隨物而直彼舍垢而不申其直不在

己故若屈也大巧者謂因物性之自然而

成器用不造為異端故若拙也

陳水司馬光曰物成必毀盈必溢理之常

也有道者雖成若缺雖盈若冲故不弊不

窮

頌濱蘇轍曰天下以不缺為成故成必有

弊以不虛為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

成而不卹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冲是

以成而不弊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屈其且

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

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

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

臨川王安石曰萬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

成也

陸佃曰大成不見其足故若缺大盈不見

其溢故若冲大直不見其伸故若屈大巧

不見其力故若拙大辯不見其給故若訥

清源子劉驥曰道無成虧故謂之大成道

無盈虛故謂之大盈不有其成故若缺不

見其盈故若冲成必有虧以其若缺故其

用不敝盈必有虛以其若冲故其用不窮

大直者直而不肆故若屈大巧者不為而

成故若拙大辯者不言之教故若訥

黃茂材曰苟不知道其誰肯以屈拙訥自

處哉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